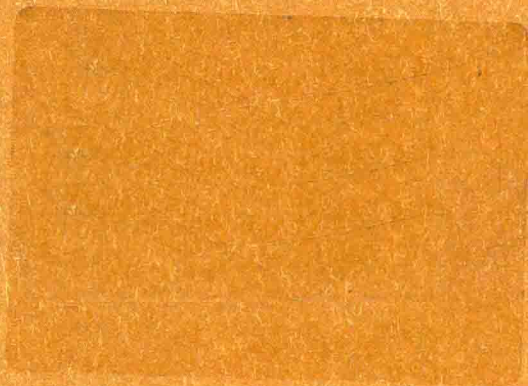


THE
LONGEST
DAY

最长的一天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诺曼底登陆



修订珍藏版

最长的一天

1944
诺曼底登陆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李文俊 陶洁 申慧辉—译
董旻杰—校译

Cornelius Ryan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长的一天: 1944 诺曼底登陆: 修订珍藏版 /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李文俊, 陶洁, 申慧辉
译. -- 2 版.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3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书名原文: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June 6, 1944
ISBN 978-7-5086-8179-5

I. ①最… II. ①科… ②李… ③陶… ④申… III.
①美英联军诺曼底登陆作战 (1944) IV. ① E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2711 号

The Longest Day: The Classic Epic of D-Day, June 6, 1944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 1959 by Cornelius Ryan
Copyright renewed © 1994 by Victoria Ryan Bida and Geoffrey J.M.Ryan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最长的一天: 1944 诺曼底登陆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著 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 者: 李文俊 陶 洁 申慧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4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5-4621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179-5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

所有参加 D 日的人

相信我，朗，入侵的最初 24 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德国的命运与其息息相关……对同盟国也罢对德国也罢，这一天都会是最长的一天。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1944 年 4 月 22 日

修订版序言

从这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教训，应当为全人类带来和平与了解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于绞刑架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有 70 多个年头了，在这场长达数年的浩劫中，诺曼底登陆战和市场-花园行动无疑是西线战场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而柏林战役更是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描写三场战役的著作浩如烟海，几十年来被诸多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反复钻研。

中国的军事历史爱好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看过银幕版《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这两部电影拍摄于 20 世纪，其中宏大的战争场面令人震撼，电影的原著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在读者中间也有不凡的口碑。2005 年，中文版的“二战史诗三部曲”在国内上市，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它们时，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十几年之后自己能有机会对这套书进行校译重修。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科尼利厄斯·瑞恩的“二战史诗三部曲”都堪称不朽。20世纪50年代中期，瑞恩开始撰写《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出身的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手法，为人们展现了这场宏大的登陆战役爆发前后，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瑞恩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史，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战史，他并不直接描述交战双方在战前如何排兵布阵、厉兵秣马，战斗打响后又如何针锋相对、调兵遣将。他的写法另辟蹊径，从元帅、高级将领到士兵、普通平民，以战争亲历者为切入点，摘取他们的口述实录并与档案资料相结合，按照时间线再现战争的全部经过。国内知名战史作家余戈先生曾经评价《最长的一天》，就像“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装了一万个摄像头，这种上帝般的控制能力建立在对几千个人的访问之上”。瑞恩擅长呈现逼真的历史画面，在宏观上，有完整的或基本的“面”；在描述发展进程的时候有不同的“线”；具体到人物时，则有无数生动细致的“点”。当点、线、面完美结合时，就是几乎接近历史真相的战争场景。“他自己的书充满活生生的人的所作所为与喜怒哀乐，而不是一堆干巴巴的史料”，叙事精准、文笔丰富鲜活，让读者在阅读时犹如在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这种宏观概览之下凝视微观历史细节的写作手法，至今仍为许多战史作家效仿，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典范。

作为战地记者，瑞恩亲历了三部曲中描绘的诺曼底登陆战和西线的其他战役，他曾采访数以千计的军人与平民，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石。有人说，一个伟大的新闻记者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当代史学家，瑞恩当之无愧。他的作品中，战士的英勇牺牲、战争的残

酷暴力、人性的文明光辉与原始本能的残忍，全部坦坦荡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在阅读三部曲的过程中，读者会为将帅最终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而感慨，为官兵在生死关头或幽默或荒唐的言行举止而大笑，为军人在战争迷雾之下的种种误判唏嘘不已，为平民百姓的各种遭遇时而惊悸，时而欢呼。

“二战史诗三部曲”初版面市时，受当时的条件限制，书中难免有一些错漏之处。首先，大量军事术语或者专有名词的翻译，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次，诸多地名和人名本应该区分国籍，不能全部按照英语发音翻译，再加上初版没有保留译名的原文，对于想要核查出处的读者来说非常不便。不止一个战地城市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法，偶尔还会见到英军击毙美军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¹，这可真是“考验”读者的功底。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中信新思文化的编辑团队委托我重新校译，一一核实书中出现的人物以及历史细节，务必复原瑞恩“无一人无出处”的原作品质。

校译重修绕不开对人名地名的修订，书中的地名都按照国家出版的地名辞典和地图进行了核对修订，对于一些难以查询到的小地名，也尽可能按照相关国家的语言发音进行音译。国外作者很少书写全名，非正式场合下将中间名省略或者只写首字母，而且很多时候仅仅保留姓氏，这一点和中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我在修订的时候，只要能查到的姓名，都在首次出现时保留了全称和职务，以免出现重名人物，给大家造成困扰；对于出场的军人，则尽可能写清

1 老版本的《最长的一天》一书中，德军第6伞兵团被错译成英军第6空降师，于是德军下士安东·温施变成了英国伞兵，并在遭遇战中“自己人打自己人”，击毙了美军狙击手。

楚他的部队番号、职务和军衔，以此减少混淆和陌生感。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陆军的编制比较特殊，如果仅从字面直译的话，十有八九会让读者产生误解。例如“爱尔兰禁卫团”，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称呼，而不是我们熟悉的步兵团或者装甲团的建制单位，有必要写清楚后面的营级单位番号。由于原文中团以下单位很少注明番号，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二战时期的英国陆军和美军参战部队的建制，查到了每场战役中英美军队单位的具体番号。

由于各国军衔体系的历史传承不同，不同的层级上面都有符合各自国情的特色军衔，因此各国之间的军衔并不能一一对应起来。比如，德国军队没有准将军衔，却有兵种将军和大将，因此欧美各国就将德国将军的级别降了一级，以其少将军衔来对应本国的准将军衔（少将以上以此类推），瑞恩在原文中就是这么写的（将德语的少将对应成英语的准将）。此外，德国的士兵军衔分为五级，而一般国家只有两级，这就导致英美作者将德军高级别士兵的军衔写成了士官军衔，在某处程度上产生了混乱。我在翻译时尽可能查询了所有出现的德军士兵人物的资料，恢复了其原本真实的军衔。武装党卫军作为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特殊部队，其军衔体系和党卫队内部其他系统（主要是普通党卫队、党卫队机动部队、党卫队集中营骷髅部队）的军衔并不一样，又和国防军完全不同，瑞恩在文中将武装党卫军成员的军衔全部写成了国防军军衔。为了保证史实的准确性，我最终选择恢复德国的军衔。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战后数十年来无数研究者的整理归纳，令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料去修正原作者和初版的错漏之处。例如，《最

长的一天》中，几首苏格兰风笛曲，“Highland Laddie”被译成《高原女郎》，“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被译成《花坛边上的蓝色女帽》。我查询后发现，这两首曲子都是苏格兰名曲，Laddie 是苏格兰语，意思是男孩、少年，而 Blue Bonnets 是传统的苏格兰男性戴的帽子，有时候甚至可以代指苏格兰人。“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是苏格兰民谣，背景是 1745 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边境战争，无论如何与花坛扯不上关系。

国外曾有研究者分享了英军第 1 空降师所有军官的简历，这为修订《遥远的桥》提供了很多方便，基本上英军空降部队的每个军官的全名、军衔和职务都能找到确切的参考资料。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校译过程中，我尽自己所能理顺了文字，修订了错漏，我相信就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会有很大提升。我希望当读者阅读新版作品的时候，相比老版本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一本好书应该让更多的读者分享，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骄傲。

董旻杰

前言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D日

“霸王”行动，盟军攻入欧洲，是从1944年6月6日0点15分开始的——就在将永远被称为“D日”的那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里。那一刻，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一些特选人员跨出他们的飞机，跃入月光照耀下的诺曼底夜空。5分钟后，50英里外英军第6空降师的一个小组也跳离他们的飞机。这些被称为“探路者”的空降先导员，任务是在空降场点燃发光信号，引导后续的伞兵与搭乘滑翔机的机降步兵着陆。

盟军空降部队清晰地标明了诺曼底战场最远的边界，在他们与法国海岸线之间，偃卧着5个盟军准备登陆的海滩：犹他（Utah）、奥马哈（Omaha）、金滩（Gold）、朱诺（Juno）与剑滩（Sword）。

当伞兵们在黎明前诺曼底黝黑的树林中战斗的几个小时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开始在那些海滩外面集结——近5000艘舰船运载了20多万陆军、海军与海岸警卫队的官兵。

清晨6点30分，在一阵猛烈的舰炮轰击与空中轰炸之后，数千名士兵涉水登陆，构成了登陆作战的第一个攻击波。

下面要叙述的并非一部军事史，而是关于人的故事：盟军的官兵，他们所对阵的敌人，以及卷入 D 日血腥混乱中的平民百姓。战役开始的这一天，也意味着希特勒妄图统治整个世界的疯狂赌博将走向终结。

修订版序言 *i*

前 言 *vii*

第 1 部 等待 1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有些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个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状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将这个庞大的进攻计划付诸实施。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射出亮光，壁炉架上，座钟的指针显示时间是晚上9点45分。

第 2 部 夜晚 99

他瘦高个儿，脸上涂满油彩，这使他的颧骨和鼻子显得更高了，看起来被武器和装备压得够呛。老太太吓得魂飞魄散，呆呆地望着他，一步都挪不动。只见怪影把一根手指压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出声，接着便迅速消

失了。勒夫罗夫人也慌忙行动起来，她一把撩起睡裙下摆，拼命向屋子里跑去。她见到的是首批在诺曼底空降的美军中的一个，当时是6月6日，星期二，0点15分。

D日开始了。

第3部 登陆日（D日） 173

此时，在决定希特勒第三帝国命运的这一天，隆美尔正火急火燎地向诺曼底疾驶而去。与此同时，他的指挥官们正在前线竭尽全力，以阻止盟军暴风雨般的迅猛攻击。一切都取决于装甲部队：第21装甲师就在英军登陆滩头的后方，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仍被希特勒保留着。

隆美尔注视着前方绵延的白色公路，催促着司机加速，“快！快！快！”他说。丹尼尔把脚下的油门踩到底，汽车在公路上飞驰。

伤亡小记 283

D日幸存者 284

作者致谢 332

第 1 部

等待

Part One

The Wait

6月潮湿的清晨里，小村显得非常安静。这座名叫拉罗什吉永（La Roche-Guyon）的村庄位于从巴黎到诺曼底的半道上，躺在塞纳河宽阔、舒缓的弧弯里，几乎长达12个世纪没有受到过打扰。多年来，它仅仅是人们在旅途中所要经过的一处地点。这里唯一的特色是一座城堡，那是拉罗什富科公爵¹的府邸。村后的山丘如同城堡的屏障，正是这座突出在山壁前的城堡，使拉罗什吉永的太平日子走向终结。

在一个阴郁的清晨，城堡里寒气逼人，巨大的石块上泛着露水的光泽。快到6点了，可是两个铺着圆形鹅卵石的大院子仍然毫无动静。大门外面，宽阔的大路延伸出去，显得空荡荡的，村子里那些红瓦顶房舍的百叶窗仍然紧闭。拉罗什吉永非常安静——安静得像个荒芜的野村，可是这种寂静是不真实的，窗板后面的人们在等待钟声鸣响。

6点整，城堡旁边那座建于15世纪的圣桑松教堂里就会敲响“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在太平年月，它的意义很简单——拉罗什吉永的村民会在胸前画个十字，停下来做一次祈祷。可是现在“奉告祈祷钟”有着比静思片刻更为丰富的意义——晨钟敲响，意味着一夜宵禁结束了；同时，此地被德军占领后的第1451天也开始了。

1 法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拉罗什吉永村的每个角落里都设有岗哨。披着迷彩斗篷的哨兵佝偻着身子，站在城堡大门的门洞里，村子两头的路障旁，嵌入白垩岩山体的碉堡群里，以及城堡上方小山顶上古瞭望塔残址中的哨所里。机枪手在那里居高临下，把这个在法国所有被占领土中被占领得最为彻底的村子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拉罗什吉永虽然有田园诗般的外表，但对 543 名村民来说，实际上却是一座监狱。村内外驻扎的德军人数是村民的 3 倍之多，其中就包括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他是德军在西线最强大的 B 集团军群的指挥官，他的指挥部就设在拉罗什吉永的城堡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关键的第 5 年里，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的隆美尔，就从这里开始，准备为他此生中最为凶险的一场战役而战斗。他指挥着 50 余万军队，任务是防守一条极其漫长的海岸线——从荷兰的拦海大堤一直到被大西洋海浪冲击着的布列塔尼半岛的海岸，全长几乎有 800 英里。他的主力第 15 集团军集中在加来海峡省一带，亦即英吉利海峡最为狭窄的地段。

盟军轰炸机群夜复一夜地轰炸着该地区，第 15 集团军中对轰炸厌烦不已的老兵苦涩地打趣说，最好的休息疗养场所莫若第 7 集团军在诺曼底的驻地了，那里几乎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几个月来，在密密麻麻的滩头障碍物和雷场背后，隆美尔的部队就在海边的混凝土工事里等待着。可是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一直空荡荡的，没有舰船的影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忧郁而宁静的周日清晨，拉罗什吉永村仍然看不出一丝盟军入侵的迹象。这天是 1944 年 6 月 4 日。